

长篇小说

苗申◎著



YZLI0890108863

现代出版社

绝

苗申◎著



YZLI0890108863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色/苗申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80244 - 719 - 6

I. ①绝… II. ①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5939 号

作 者: 苗 申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21.5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4 - 719 - 6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章

刑警队长点上烟，这是事先约定的动手信号，年轻的小警察急不可待冲进屋去。当他给目标人戴上钢质手铐，与这位绝色佳人近距离对视时，小警察不能自制地感到了一阵肝颤，那种感觉很像他小时候打碎了家传的一只明代掸瓶。

几个月后，命运之索不可救药地牵引着尹芙蓉走向法场，面对行刑队员手中乌黑发亮的枪口时，她本已混沌不清、一片空白的脑海中浮现的竟是22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和那条通往绝境的泥泞小路——

当时下着雨，雨很大很急，鞭子一样抽得她无处躲藏，只能抱紧怀里出生不到一个月的私生子。被父母赶出家门，除了死还有别的去处吗？尹芙蓉——那会儿的尹晓荷没有答案，没有答案的局面便生成、巩固着她以死雪耻的念头。于是死的念头强烈地占据了意识中心，她毫不犹豫地怀抱孽种冲出家门钻进雨幕，穿过红石镇南面玉米田里的那条土路径直来到了铁轨上！

这不是一个预谋的结局，但尹晓荷别无选择。

更可悲的是没人阻拦，没人追赶，包括父亲母亲还有妹妹，这愈发坚定了尹晓荷的绝望。那一刻她挺立在铁轨中央的身心几乎丧失了知觉，死亡对她已嬗变为一种本能，一种躁动的企盼。有那么一会儿，她甚至以为雷声雨声是一种鼓舞和喝彩，在为自己加油。

列车终于在企盼中出现了，带着死亡的力量隆隆而来，还有一盏雪亮的车头灯，那像是一个召唤，一个磁场，吸引着等待死亡的尹晓荷不假思索地迎头赶上，扑向那一团雪亮……

多年以后，完全变成尹芙蓉的尹晓荷确认是天意留下了她和孩子的性命——当死亡将至，老天爷很恰当地送来了一个震耳欲聋的炸雷，惊醒了襁褓中的婴儿，那个孽种没命地嚎丧起来，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

结果孩子一哭，延续了尹芙蓉之后22年的苟延残喘，她在最后时刻不能

自己地跳离了铁轨，滚下路基。当死神舔着血红的嘴唇轰然远去，令尹晓荷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婴儿立刻止住哭声，还微微笑了！

这一哭一笑，粉碎了尹晓荷所有的决心，开始重新思考活下去的出路。雨随着她潺缓的思考渐渐停歇，直至尹晓荷把婴儿放在铁道口的路标下面。她至死清楚记得，那块标志着五公里外是她的老家红石镇的木制路标下面有一张石凳，孩子就放在上面，当时他睡着了。怕凉，她还脱下身上穿的一件红格上衣，拧干，小心垫在襁褓下面。

天蒙蒙亮的时候，有人捡走了孩子，是一辆过路军用吉普车上走出的两个年轻军人……

要是没有那一声响雷，要是那会儿就一了百了呢？枪口下的尹芙蓉哀哀地想。事实是她从那以后踏上了一条更加艰辛、奇怪的命运轨迹，一条最终通往法场的泥泞之路；更可悲的是儿子也未能幸免……

蓦然一声响，脑海里像亮起了闪光灯，让人什么都看不见。是一颗铜镍合金子弹穿过枕骨进入了大脑，尹芙蓉犹如撞上了昔日那列火车，根本来不及感觉到痛。光亮逐渐淡化，知觉也开始消失，从腿部向上蔓延。尹芙蓉生命意识的最后影像是女儿的眼睛，在零距离处望着她，紧接着是一片漆黑。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第一章

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作为企业文化报一名资深记者，江达明一面游刃有余地做着采访笔记，一面用剩下的半份精力感受着眼前的美少妇。来之前，他对尹芙蓉已有所了解：一个十年来自边远小县的临时工，干过施工队库保，两年前通过公开招聘坐到劳动服务公司下属建材商店经理的位子上。让江达明费解的是她脑袋上的荣誉似乎过于丰富了，多年的先进标兵、系统劳模、省三八红旗手，与她股掌中的小小集体企业极不相称。

“尹经理是第一个在省建二公司下属同类单位中实行风险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之初一定碰上不少阻力吧。”

“改革嘛，就是利益再分配，最终目的在于调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人在大锅饭体制下舒服惯了，当然会感到不痛快。你可能也听说了，几年来对我的谩骂、诬陷始终没间断过。好在有上级党组织和主管领导的支持，我尹芙蓉行得端站得直，何惧之有？”

姿态优雅的尹芙蓉坐在板式写字台后面侃侃而谈，带着悦耳的声线，让江达明好不享受。在他的见识中，漂亮女人几乎都有一副好嗓子和她们的容貌配套，说不出其中的理由。天生的？江达明脑子里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荣誉是一种成功的标志物，那么尹芙蓉靠的什么？尽管她的表达流畅、得体，仍不能使江达明产生对其作为一个企业经理人的实质性印象。是的，靠什么？漂亮女人在江达明眼里一向是世界上最好的风景，百看不厌，但当她们取得某些身外之物时总让人疑窦丛生。眼前这一位身材娇小，五官卓越，其间的魅力指数可逼天人，那么，她不会是一个例外吧。由此江达明想到了一句俗语：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好女人或奉献或强有力地支持他。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呢？

“听很多人讲，尹经理在家也是一个贤妻良母，您能介绍一下自己的感情生活吗？”

出乎记者的意料，采访中一直很配合的尹芙蓉断然拒绝了。这反而激起了江达明愈发的好奇心。

“您丈夫做什么工作的？不好说吗？”

“无业，还是个残疾人。”这一次尹芙蓉清晰地回答了，一点儿不像开玩笑。

江达明眼前豁然开朗，他敢打赌，尹芙蓉背后肯定有一帮汉子；这是个蛰伏者，她日后的蒸蒸日上魅力指数是最好的武器，没人能抵挡住。他坚信自己的直觉：尹芙蓉的美丽姿色里有一股按捺不住的骚哄哄的统治力，她娇小的身躯是一座欲望的火山。

走着瞧吧。采访结束后握住美少妇那柔若无骨的小手时，江达明不怀好意地在心里笑道。

罗正民又开炮了。

驻扎在玉潭山的炮团有两门著名大炮，一个是副政委罗正民，一个是作训参谋成刚，两人还是最亲密的战友，经过战场生死考验的那种。以往两人意见一致，便双炮齐放，轰得玉潭山都跟着动，又准又狠，让人生畏，不被上级领导待见的副作用亦显著。后来成刚抗不住挤兑，愤而转业到省城干刑警去了。剩下这一门着实哑了一阵子。

但这一次他忍不住了。起因是十九连司务长马庆才克扣战士伙食倒卖军粮，先是该连官兵屡次三番举报，却无人敢管，因为公开的秘密是马庆才乃师长夫人的远亲。团部讨论几次都没有结果，大家打着哈哈没人肯出头。罗正民擅自下到十九连查伙食账，一查吓一跳，回头把数字拍到团长和政委面前。谁知这二位还是不敢拍板，只说要做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拖几个月，罗正民愈发憋气，索性绕开团部直接捅到师里，并扬言拿不出让十九连弟兄满意的处理意见他将告到军事法庭。为这，团长、政委和师政治部徐主任一起做罗正民工作，目的只有一个，让他撤回材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一旦捅到上面，势必影响年轻有为的钟师长的前程。“也不利你今后的发展啊，正民。”徐主任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就是这句话把罗正民惹翻了，当场对顶头上司们摔帽子骂娘，“姓罗的当兵那天起就不是来奔前程的，动不得一个小小司务长，我他妈认脱这身衣服！”

回家说与妻子，江怡芳也火了。她也是大嗓门，只不过她的高八度是在课

堂上冲学生练出来的。

“也不掰手指头算算，你个代理团副政委排老几？上上下下拖着，谁不想买钟师长的人情，你倒好，还想不想在这儿干了？老山前线回来那批，最差都两杠一星了，打算干一辈子少校啊？”

妻子说的是实情。当年罗正民火线立功，回头保送军校，连他自己都以为满金一颗星的将军肩章指日可得。谁知年复一年，竟熬成了炮团最年长的少校，眼见手下的兵一个个蹭蹭地蹿到他前边去了。罗正民也曾失落，也曾反省，差哪儿呢？还是妻子一针见血：都是你那张臭嘴！

“这是军队，容不得谁贪赃枉法。不查不办，我等于失职。人活一口气，眼下这口我咽不下，十九连那一百多号兵更咽不下！”

“罗正民，人话你能不能听进去？四六不懂啊！”

针尖对麦芒吵得正欢，跟儿子同班的邻居小女孩跑来报信：“罗琦、罗瑞跟同学打架被留校，老师让家长去领人。”两口子跑到学校始知，他们的双胞胎儿子打的不是别人，正是钟师长的公子。而且是一星期内第二次施以拳脚，上次鼻口见红，这次是门牙报废，外带脑门儿上的一系列青包。

江怡芳又气又急，这工夫打师长公子，人家肯定以为是故意的，这不上眼药吗？班主任老师也抱怨，罗琦、罗瑞偏挑师长的宝贝儿子饱以老拳，她都没法跟人家解释。罗正民本没打算吭声，听班主任这么一说反而来气了。

“小王老师你这么说不对了。罗琦、罗瑞是不该动手，这小孩子打打闹闹，还分谁的爹娘老子官儿大小哇？”

“江老师，你看你们家老罗，倒冲我来上了……罗琦、罗瑞，当家长面说吧，为什么打人？”

泥猴似的兄弟俩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还是个子细高的哥哥罗瑞交代：钟东骂人，骂弟弟。

“他骂小琦什么？”

罗瑞犹豫着，嘟囔道：“骂小琦是野种、私生子。”

尹芙蓉上下班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车。每天骑车走在路上是她独处的时刻，也是最难熬、最真实的一段时间。已经说不上多久了，她恐惧独行在人来车往的热闹街市，那样会愈发感到孤寂。这一点，不是所有认识尹芙蓉的人都清楚的。她时常在心里暗叹，没人懂我的，没人……

快到家的時候，一辆摩托车快速驶入便车道，带着急刹车的噪音夸张地挡

住尹芙蓉的去路。骑手摘下头盔，对她无耻地嘿笑着。公平地说，这是一张很男人的脸，蚕眉豹眼，配有青凛凛胡茬儿很重的下巴，烘托出足以吸引异性眼球的阳刚气派。可不知为什么，也不知打何时起，王忠诚在尹芙蓉面前就是直不起腰来。

“什么眼神儿呀，好像我是阶级敌人似的。”

“干吗？”

“老没见，想你了。找个地方，吃个饭，如何？”

“没空。”

王忠诚用眼睛上上下下把她摸个底儿掉，“别那么绝情，不管怎么说，咱们是老铁了……”

“那是过去，别再缠我好不好！”

“我纠缠你？当初咱们谁找谁呀，你这是卸磨杀驴，忘了谁把你抬举上去的。”

“笑话。”尹芙蓉好看的眼睛立了起来，“我有今天，敢说是你的功劳？太不自量力了吧。”

一句话刺痛了王忠诚。没错，他没那么大本事，否则自己岂会十几年如一日蹲在施工队长的老位子上？但嘴巴还是要硬一硬的，“起码有我在后面推你一把。你的第一块垫脚石谁铺的？招工、转正、当先进，没我，你怕是还在工地上捆钢筋呢。”

“那又怎么样，我并不欠你的。”

这一针简直刺中了王忠诚的要害。是啊，他给了她想要的，也得到了她所能付出的，账早算清了，何苦还恋着？要怨，只能怨你活该认了真，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尹芙蓉压根儿没动过嫁他的念头，她只是在利用他……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交换。

“有了新人忘旧情，比我有用是不是？”

“你给我滚开！滚！”

这一次她的眉毛也立了起来，加上尖厉的嗓音果然奏效。望着尹芙蓉扬长而去，王忠诚恨得直咬牙：别把老子惹毛了，我可是生冷不忌，什么都干得出来。

可悲的是他并不知道对手是谁。王忠诚掌握的事实是尹芙蓉在他手下干了七年，忽然有一天摇身一变跳到劳服公司建材商店，还当上了经理。也正是从那时起尹芙蓉退出了两人之间的游戏，连声再见都没说。

罗正民一家住的军官宿舍是按他的职级分配的，连体砖瓦平房一间半的筒子间，一间是带炕的居室，半间是厨房，上厕所得去室外。这也是江怡芳最为不满的地方，谁让你是最老的正营职呢。干上正儿八经副团，起码有俩屋啊。

去钟师长家好话、拜年嗑说了一箩筐，留下两桶麦乳精、两瓶水果罐头，心里揣着事儿的江怡芳赶回家时，两个儿子果然揪着那事不放，在质问他们的父亲。

“儿子，你们做得对，下次钟东再骂，给我接着揍，老爸给你们撑腰。”

“爸，你还没回答呢。”说话的是罗瑞。

“什么？”

“钟东为啥总那样骂弟弟。其实我们班好多同学背后都嘀咕，说我和小琦一高一矮，长得根本不像双胞胎。弟弟也老憋着问你来着。小琦，你说话呀。”

江怡芳觉得腿肚子都软了。该死的成刚！真相外人只有他知道，不是他走了嘴，外面不可能传出风言风语……屋子里“哗啦”二声，江怡芳抬眼看去，是一直未吭声的小儿子起身时碰翻了饭碗，碗在地上打碎了。

“小琦！”

比哥哥矮半头的罗琦没理会父亲的呵斥，“爸，你跟我说实话，我是不是……真不是你们生的？”

他的声音颤着，颤得江怡芳心跟着抖。仿佛等待了一个世纪，她才看到丈夫打开水曲柳书桌的暗锁，从中拿出户口簿和出生证，“瞧，这是你们哥俩当年的法律出生证明。十年前的7月18日，妈妈在老家红石镇卫生院生下的你们俩。小瑞早生二十分钟是哥哥，小琦是弟弟。还有问题吗？”

只有江怡芳能听出来罗正民的语气里有一种他撒谎时特有的镇定。

他的确是在撒谎。

一进家门，尹芙蓉一下子蒙住了：客厅里坐着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看着眼熟，又很陌生。

直到那人怯怯叫了声姐，尹芙蓉恍然认出原来是自己的亲妹子。

“你是……锦荷？”

“姐，是我，是我呀。”

尹芙蓉急急走过去，本来张开着双臂，到妹妹跟前又垂下了，眼睛转瞬又恢复着陌生。整整十年了，未曾与娘家人有过任何往来，在她的意识中他们早

就不存在了。

女儿楚楚的小脑袋插在母亲和小姨中间，“小姨说你们十年不见，妈妈怎么一点不激动啊？”

给女儿这么一说，尹芙蓉不好意思了，勉强拉住妹妹的手，“长大了，成大姑娘了。我离家的时候，你只有楚楚这么大。”

“姐，你可是一点没变。”

“哪能，老了，三十岁人了。坐，坐。”

姐妹俩坐在沙发上，竟一时无话，只是互相客气、拘谨地打量着。幸亏小楚楚在旁边没话找话，一会儿说姐儿俩有几分相像，一会儿称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多少掩饰了些意外会面的尴尬。

郝景波跳舞似的从厨房里端菜出来，慌得尹芙蓉急忙迎过去，“你看你，又下厨房了，不是说好我回来做嘛。快给我。”

“这不锦荷来了吗。楚楚，领小姨洗手去，准备开饭。”

趁在卫生间洗手的空当儿，尹锦荷偷问楚楚她爸爸的腿脚，楚楚一脸鄙夷地告诉她：小儿麻痹、尿毒症，多了。啥都不能干，跟个废物差不多。外甥女的这番话，让尹锦荷万分惊异：姐姐怎么嫁了这么个主儿？当年再走投无路，也不至于呀！

饭菜很丰盛，桌上却缺乏应有的久别相聚的热烈。尹芙蓉只是给妹妹夹菜，说的尽是客套话。郝景波知道妻子和娘家的夙怨，也不多嘴。只有楚楚外婆长、外公短地问个不停，被母亲屡屡打断：“小孩子家哪儿那么多话，好好吃饭。”

晚上休息，郝景波善解人意地要求搂女儿睡，把大房间让给芙蓉姐妹。毕竟十年不见，会有说不完的话。孰料楚楚回答得很坚决：“不，你身上有味儿，我和妈妈、小姨睡。”

郝景波自嘲地一笑，说声这孩子总嫌弃我，便独自去了女儿房间。姐妹两个和楚楚挤在大卧室的床上，仍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热闹情景，一直是锦荷和楚楚在问答，芙蓉在旁边一声不吭。好不容易把小妖精哄睡，锦荷才小心翼翼问旁边的姐姐：“姐，你不想知道爸妈咋样了？”

“不想。”尹芙蓉回答得简洁干脆。在她心目中，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因而生命不再属于任何人。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在记仇啊？他们也都老了……”

尹芙蓉打断妹妹：“锦荷，你突然来省城，是有事吧？”



锦荷没言语，从贴身处摸出一纸公函递给姐姐。那是一份省财税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尹芙蓉又惊又喜，高兴地坐起来逐字读了一遍，“大专啊，不错不错。学校在西郊路，我知道地方，姐明天带你去。”

锦荷脸上不见应有的喜色，细若游丝地说道：“学费没着落呢。”

“怎么，他们一点没给你准备？”

锦荷黯然摇头，告诉姐姐，她们的父亲当年是病退，进入晚年哮喘病日见加重，没劳保的母亲身体也不好，父亲那点退休金大半要送给药店，家里根本没积蓄，“所以……所以他们让我来找你。”

“让我负担？亏他们想得到？当年他们怎么对待我的，你比谁都清楚……”情绪上来，尹芙蓉说不下去了。

“老家那边，都知道你现在过得不错……姐要是不肯帮，我只好回去了，这书我念不起，就当没考上吧。”

说到最后，锦荷眼泪出来了。尹芙蓉本来有一肚子苦水要倒：自己的风光都是表面的，丈夫有病，要常年做肾透析；女儿也上学了，哪儿都得用钱；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上班，等等等等。见妹妹挥泪相求，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知道那张纸对妹妹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人的命运转折点啊。锦荷回去能干吗，去粮库上班，重蹈姐姐的覆辙？尹芙蓉不敢想了。

锦荷睡得不踏实，几次醒来发现姐姐没在床上。她并不知道，姐姐在客厅里坐了一宿。早晨起来，锦荷看见自己的行李被收拾成一堆放在人造革沙发上。

“洗洗脸吃饭，一会儿咱们走。快点儿，发什么愣啊。”姐姐脸上仍是一团客气，递过一个信封，“是送你去学校报到，不是回老家。这是你头一个学期的学费、生活费。”

锦荷哭了。

假的，肯定是假的。罗琦的小脑瓜完全被这一判断主宰了。没有理由，惟一依据就是他和哥哥长得太不像了，一个高瘦，一个矮胖，脾气秉性更是差上十万八千里。

但罗琦没敢当着父亲的面对出生证明提出质疑，只是私下里对哥哥嘟囔过。

早晨上学哥俩一起走的。上第二课时罗琦发现弟弟不见了，到中午也没露面。中午回家吃饭连忙说与大人，父母也慌了。

“你弟弟失踪前有啥异常吗？”

“没看出来呀……对了，早晨上学时小琦说了一道，出生证可能是假的。”

罗正民两口子面面相觑一时无言，这让长子也蹊跷：莫非老爸老妈真在说谎？

每周一、周四，是郝景波到省医院做血液透析的日子。

“周大夫，我能不能一周只做一次？”

做血透并不痛苦。郝景波心疼的是花钱，每次要二百元。这是一方面，他心疼钱还另有隐情。

主治医生告诉郝景波，他的肾脏一年前便基本丧失调节功能，难以维持体液电解质的平衡和排泄，一周只做一次等于慢性自杀。“又心疼钱了吧？你爱人刚把上半年的费用交了。”

“这废人的日子，几时能熬出头啊？”

病友老唐插话，“大夫说了，咱这病要根治，除了换肾没二辙。”

换肾的手术费郝景波知道，那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数目。

“愁什么，不是还有你媳妇嘛。”老唐笑嘻嘻地说，“她对你那么好，又能干，肯定有辙。哎，前些日子我还听到她和周大夫聊手术的事儿呢……”

老唐不知道，郝景波最闹心的正是这个。他的慢性肾炎转为肾衰竭已经好几年了，透析由一周一次递增为两次，正所谓花钱无数。郝景波没工作，甭说医药费，吃喝拉撒睡全得仰仗老婆。而尹芙蓉每月的工资加奖金不过三四百元，这其中大有文章啊！

做完透析尹芙蓉来接的他。服侍丈夫用过午饭，尹芙蓉刚要走，被郝景波叫住了。

“芙蓉，你先坐下。”

“什么事快说，我班上还有事呢。”

“听周大夫说，你刚交了半年的透析费用。”郝景波盯着妻子，脸上带着罕见的严肃，看样子下了很大决心，“还有锦荷的学费，也是你给出的吧？”

尹芙蓉莞尔一笑，“我做错了吗？她是我亲妹妹呀。”

郝景波拿出一大叠票据，大都开自医院。他计算过，仅三年来的开销就高达五万元。

“我只有一个问题，你哪来这么多钱？”

“景波，早跟你说过，”尹芙蓉不慌不忙地笑着，“在这个家里，你只需安

心养病，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你必须回答，这话在我肚里憋了不止一天两天。”

“你是我老公，一家之主，治不好你的病我才于心不安呢。景波，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根治你的病。”

郝景波一愣，“这么说，要给我换肾也是真的？”

“到时候我会给出答案的，而且能让你满意。好了，我上班去了，晚饭等我回来做。”

妻子走了，郝景波习惯性地到窗口目送她。一分钟后，郝景波看到楼下推着自行车的尹芙蓉正在用力摆脱一个戴摩托头盔男人的拉扯，好像还呵斥那家伙几句。

郝景波并未感到惊奇，因为此景此情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天擦黑罗琦还不见影儿，全家人心都悬了起来。罗正民扛不过妻子的逼迫，无奈到连队找战士帮忙。于是玉潭山十八里军营内外到处亮起火把、手电，远远看去犹如飘动的萤火虫，煞是好看。但风景并不能解决问题，大部分人马撤回罗家时已近午夜，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小瑞，你再想想，小琦最有可能去哪儿？好儿子，快想想，使劲想……”罗正民嗓子都哑了。

罗瑞便使劲想，终于说出一个去处。

这个去处其实并不很远，离家也就半小时的步行路程。是一个旧防空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代的产物，建成之初便废弃了。罗瑞是在去年暑假时和弟弟、其他小伙伴玩探险游戏时发现的，当时罗琦鬼鬼祟祟对哥哥说过一句话：有朝一日走投无路，他或可来此藏身。

一行人打着松明火把跌跌撞撞走过一段山路，在罗瑞的指引下找到杂草掩蔽着的防空洞入口。

罗琦果然在。他的藏身处是防空洞尽头一只放倒的旧汽油桶，里面还垫了些草，很知道照顾自己的样子。但不知是饿的还是情绪所致，罗琦不言语，也不肯抬头。

罗正民什么也没说，从泪珠涟涟的妻子手中抱过小儿子背上肩头。罗琦仍不吭声，顺从地伏在父亲宽厚的肩上一直到家中。全家没人责怪，只顾把饭菜好菜好言相劝往他面前推。可是罗琦并不买账，吃了几口便开嗓。对面的三个人也不知怎么劝，愣愣地看着罗琦恣意纵声。

“妈，爸，我到底是谁？你们告诉我行吗？求求你们告诉我吧，我长大了，别再瞒我了。爸，妈……”

罗瑞看到，父母亲不经意地相视了一眼。这一眼一下子让他感觉到，弟弟是有来历的。

“告诉我吧，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们的儿子……”

江怡芳眼睛湿了，乞求般地望着丈夫，眼神中的含义两个儿子都读懂了：说了吧，不然说不定又出什么乱子。

罗正民便在妻子的注视下狠狠吸着烟，低沉的声音随着烟雾弥散开来——

十年前，在老家红石镇做中学教员的江怡芳确实生下了一对双胞胎，都是男孩。不幸的是，出生没几天夭折了一个，只有一个存活下来。当时罗正民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家里的情形并不了解，只知道妻子生产的大概日期。部队撤回国内驻地，罗正民借了车请了假和最好的战友成刚往家赶，快到红石镇时在铁道口捡到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到家始知双胞胎只剩下一个，那会儿江怡芳正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中。巧的是捡到的弃儿生日也是7月18日，两口子把这看成是天意，该着他们命里有两个儿子，遂将一亲一养当双胞胎报了户口。为避免对养子不利，罗正民费了很大周折才将未到规定年限的妻儿办成随军。到玉潭山这边，除了成刚没人知道真相，谁知还是走漏了风声……

罗正民艰涩地讲完了，炕上地下一片沉默，静得每个人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爸，你好像一直没说，”止住悲声的罗琦忽然抬起头，“那个捡来的孩子……就是我吧？”

罗正民没抬头，手指慢慢指向了长子。罗瑞大惊失声，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咋会是我？爸，妈，你们没搞错吧？”

“没错，你才是我们的养子。”这一次罗正民看着大儿子说。

把丈夫送进处置室，尹芙蓉被主治医生叫到外边。周大夫告诉她，尿毒症是肾功能衰竭的末期，郝景波的病因是肾脏器质性病变，进行性血肌酐和尿素氮与日增高，已经确诊具有不可逆性。常规治疗手段除了血液透析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方法，麻烦的是郝景波出现了并发症先兆。医院方面打算在下一个疗程给他换CAPD，即腹膜透析。但这是一项国外引进的新技术，临床效果还很难说，具有一定实验性，因而要征求病患家属意见。

“做吧，我丈夫是贵院老患者，我信任你们。哦，这种长期肾替代治疗国

外的存活率高吗？”

“最多十年，人数很少。”周大夫说，“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条件允许，肾移植是最理想的。”

周大夫进一步解释外科技术不成问题，关键在于供、受体的组织相容性和免疫抑制性，这要看运气。

尹芙蓉心里想的却是：我的问题是经济条件尚不具备。但她告诉医生会竭尽全力，让丈夫能活下去。

带着心中的问题，尹芙蓉来到建材商店经理室的第一件事便是拨通了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

“是我。”

“芙蓉！”

“喂，上次跟你说那事，跟下面施工单位打招呼没有？材料我可都进来了，库里快放不下了。”

“别急，哪能一口吃个胖子。这个月分摊出去不少，货送多了我怕他们吃不消，已经有人跟我嘟囔了。”

“三季度指标还没完成，谁不急。建材商店这杆旗可是你竖的，是倒是立你掂量办。没事我撂了。”

“别撂别撂，我给你想辙还不行嘛。晚上能出来吗？”

“不行，我得回家做饭。”

“明天呢？”

“先答应我的事再说。”

“这点小事儿你就别整天挂在嘴边上了，各施工队一分，还不够塞牙缝的……”

“好吧，明天见。老地方。”

有谁猜得到这是一个不入流的集体企业小经理和堂堂厅局级老总之间的对话？尹芙蓉心里揣着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到的虚荣，扯脖子喊：“陈红！陈红！上来一趟！”

商店出纳员陈红应声而人。尹芙蓉以不容置否的口吻指令这名属下，下班前给她准备两千元现金。

陈红一脸难色：“经理，这个月你有一万多块钱的账挂着呢。”

尹芙蓉从手袋里拿出一堆票据，“替我拢拢，看够不够平账。不够我再补。”

“白条子太多了吧，正规发票没几张啊。这么下账等于违反财经纪律。”

“都是到处烧香拜佛送礼用的招待费，上哪儿弄正式发票去？上面查下来有我呢，只管做你的账。财会人员是企业领导的左膀右臂，要起到支持、辅助作用而不是充当绊脚石，懂不懂？”

“这个我懂，可是……”

“没什么可但是的。要是觉得干财务吃力，你可以提出来，我好考虑别人。”

听她这么一说陈红绒口不语了，喏喏而退。

家里暂时平息，外面风波又起。

江怡芳下班愤愤然告诉丈夫，同在部队子弟中学教书的师部梁参谋长爱人偷着跟她说，罗家双胞胎有一个是领养的一哄声传开，有人便添枝加叶称是江怡芳违反国策偷着多生一个，抱养的乃是自己的孩子。罗正民这边也有小道消息，钟师长的手下干将政治部徐主任正准备拿这事大做文章……

“正民，那孩子咱确实没办领养手续，愣上的户口不相应，万一查出来还真是事儿。”

“不怕，我能说清，实在不行把成刚找回来作证。”

江怡芳觉着没那么简单，明摆着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冲十九连司务长那件事来的，“我算看透了，照你这么干，前程是没了。正民，咱不如早做打算，随这拨儿裁军转业到地方，离开这儿。”

罗正民吃了一惊，“转业？”

江怡芳坦言，她想了很久，一方面出于对丈夫的失望；一方面考虑孩子。玉潭山是个大兵营，初中即是这大山沟里的最高学府，上高中得去百里之外的县城。因为不方便，大多数军官子弟初中毕业便别无选择地像父辈一样走进军营。按她的说法，父母没有未来了，孩子有啊，给儿子创造优良的成长环境是他们的首要责任。

“小琦、小瑞……还小啊。”

“还小，都十岁了，眼看上初中。现在孩子的身世又传得满天飞，对他们的成长会有很大负面影响！”

罗正民忍不住高声：“儿子的将来我早想好了，是那样的，都能出人头地；不是那样的，毕业统统给我当兵去。”

江怡芳嗓音更高，“现在是和平年代，当兵有什么出息？你看你现在，身无一技之长，今天顶这个明天撞那个，处处树敌，我跟孩子都受屈。”

